

W.S. Maugham

毛姆文集



## 情迷佛罗伦萨

Up at the Villa

〔英〕毛姆 著 俞亢咏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014008406

1561.45  
935

毛姆文集  
W. Somerset Maugham



# 情迷佛罗伦萨

Up at the Villa

[英] 毛姆 著 俞亢咏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北航

C1695059

1561.45  
935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情迷佛罗伦萨/(英)毛姆(Maugham, W. S.)著;俞亢咏译.
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3.9

(毛姆文集)

书名原文:Up at the Villa

ISBN 978-7-5327-6239-2

I. ①情… II. ①毛… ②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英国-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18732号

W. Somerset Maugham

UP AT THE VILLA

Copyright © THE ROYAL LITERARY FUND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3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 
PUBLISHING HOUSE (STPH)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. P. WATT LTD.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All rights reserved

情迷佛罗伦萨

[英]毛姆/著 俞亢咏/译

责任编辑/冯涛 装帧设计/张志全工作室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 [www.yiwen.com.cn](http://www.yiwen.com.cn)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[www.ewen.cc](http://www.ewen.cc)

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4 插页 6 字数 51,000

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,001—10,000册

ISBN 978-7-5327-6239-2/I·3705

定价: 26.00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  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512-52397878



W.S. Maughan

别墅耸立在小山顶上。从前面平台上望出去，是佛罗伦萨一片壮丽的景色。后面有个古老的花园，花儿不多，却有很好的树木，周围是经过修剪的黄杨排成的树垣，园里有一条条散步的草径，还有一座假山，假山上从一只丰饶之角<sup>①</sup>中泻下一片小瀑布发出幽冷的金石声。这屋子还是十六世纪时候一个佛罗伦萨的贵族建造的，后来给他败落的子孙卖给了一家英国人；现在玛丽·潘顿就是从他们手里租下来住一阵的。屋子里的房间虽然宽敞高爽，但屋子本身却并不大，所以她有业主给她留下的三个仆人，已经很舒齐了。屋子里稀疏地布置着一些精美的古老家具，十分雅致。虽然没有暖气设备——因而她在三月底刚来到这儿的时候还觉得很冷——但是屋子的主人伦纳德已经装置好了浴室，所以住在里面还是够舒适的。现在是六月了，玛丽不出门的日子总是把大部分的时间消磨在平台上，闲眺佛罗伦萨那些圆屋顶和钟楼，要不就盘桓在后花园里。

她初到这里的几个星期，几乎整天游览观光；在乌菲齐和巴达罗博物馆度过了好些欢乐的早晨，到处参观教堂，在古街旧巷之间闲荡。可是近来除了去同朋友们吃饭应酬之

外,难得下山到佛罗伦萨去。她在花园里散散步、看看书,怡然自得;即使出去的话,也宁可独自驾驶着她的菲亚特汽车到四周乡间去兜兜。意大利托斯卡纳的风景既华丽又朴素,无比地可爱。当果树上花儿怒放,白杨的叶子盛张的时节,那鲜艳的色彩好像在青灰色的橄榄树丛中放声欢呼——她觉得再也不会感受到这样的心旷神怡了。

自从一年前她丈夫惨死之后,接着因为那些在清理她丈夫挥霍殆尽的家产的律师们随时要来找她,又不得不守在家里挨过几个月焦急的时光,所以既然伦纳德家愿将这座古老的别墅出租给她,她自然乐于接受。她可以安定一下神经,来考虑自己今后该怎么办。经过了八年奢华的生活和一段不幸的婚姻,她现在恰巧三十岁,手头有些珍贵的首饰,还有一笔够她省俭度日的收入。这个情况比当初预料的要好得多;当时那些律师蹙着眉对她说,恐怕债务清理下来,将一个钱也没有了。此刻,她在佛罗伦萨呆了两个半月之后,倒觉得就这样的日子也可以安闲地过得下去。在她离开英国的时候,那个老律师(也是老朋友)曾经拍拍她的手对她说:

“现在你可以不用再烦什么心了,亲爱的,只要设法恢

---

① 丰饶之角,原是希腊神话中用以给幼年主神宙斯喂奶的羊角。图画和雕刻作倒置的号角状,口上堆满瓜果谷物,象征丰饶。这里是用雕刻的丰饶之角作喷水口。

复你的健康和精力。我不提你的容貌,因为你的容貌丝毫没有受到影响。你年纪还轻,长得又漂亮,我想你自然还要嫁人的。不过这回可不要再为了爱情而结婚了;那是错误的。你该为地位、为有个归宿而结婚。”

她听了哈哈大笑。她已经有了辛酸的经验,当时她心里真不愿再去冒结婚的险了;而奇怪的是:她此刻却正在考虑着实现那精明的老律师给她的劝告。的确,情势好像就在这个下午要她作出决定。甚至埃德加·斯威夫特现在就在到别墅来的途中。他在一刻钟前打过电话来,说他想不到忽然需要到法国戛纳去会晤西费尔勋爵,而且马上就要动身,可是在动身之前急需和她会个面。西费尔勋爵是印度事务大臣,此次突然要召见埃德加,一定是埃德加终于将受命担任他一心想望的要职了。埃德加·斯威夫特是“印度星章”高级爵士,跟从前玛丽的父亲一样,是印度文官官署官员,有显赫的经历。他曾任印度西北总督五年,在一次大骚乱中曾经显出卓越的才干。五年任满,被誉为印度第一人才。事实证明,他是个非凡的行政家,果断而善于应变,严峻而不失为宽大仁恕。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都爱戴他、信任他。玛丽从小就认识他。当时她父亲年纪还轻就在印度亡故,她们母女俩回到英国之后,埃德加每次归国度假,大部分时间总是陪伴着她们。她小时候,他带她去看哑剧,看马戏;到十几岁,带她去看电影、话剧;每逢她生日

或圣诞节,他又总送礼物给她。她十九岁的那年,母亲曾经对她说:

“假如我是你的话,我就不跟埃德加太接近,乖儿。不知你可觉得,他爱上你啦。”

玛丽大笑起来。

“他是个老头儿哪。”

“四十三岁,”她母亲尖刻地回答道。

然而当她两年后跟马修·潘顿结婚的时候,他送了她好些精美的印度绿玉的饰物,后来晓得她婚姻不如意,更对她关心备至。他在总督任满之后,回到伦敦,发现她去佛罗伦萨了,特地赶来看望她。玛丽看他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尽呆下去,自然懂得他是在等待适当的机会向她求婚。他爱上了她多久了呢?回忆起来,那还是她在十五岁的那年,他休假回国,看到她不再是小孩子,而已经长成了一个少女的时候,他就开始爱上她了。那么长时间忠贞不渝的爱情真是够感动人的。而且十九岁的姑娘和四十三岁的男子,不同于眼前三十岁的少妇和五十四岁的男子;年龄的差距似乎缩小了许多。再说,他现在已不是当初的无名小官吏,而是成了要人。谁以为政府少得了他,那才荒谬呢;他是肯定要执掌日益显要的重任的。现在玛丽的母亲也死了,天下没有另外的亲人,只有埃德加是她最爱慕的。

“我总要决定下来才好,”她说。

他一会儿就要来了。她心想在客厅里见他是不是好：这个别墅的客厅因为有小吉兰达约<sup>①</sup>的壁画而见于游览指南，还有华贵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家具和富丽堂皇的七星灯台，不过她觉得在这样一间正式的豪华的房间会见他未免一本正经，使人局促不安；倒不如在她老喜欢在傍晚时分坐着看野景的平台上等候他。这样比较随便些。假如他果真要向她求婚，那么，在室外，一边喝茶、一边啃着麦饼，彼此都可以自在一些。这背景既合适，又有恰如其分的罗曼蒂克的情调。花盆中种着橘树，大理石的坟墓四周开满五颜六色的野花。平台前面围着一圈陈旧的石栏，排列着一只只高大的石花瓶，两端各安着一座已经有些残缺的奇异风格的圣徒雕像。

5

玛丽在一张长藤椅上躺下，叫女仆尼娜备茶。另外一只椅子备着等待埃德加。天空中没有一朵云，下边远处的城市沐浴于六月午后明净柔和的光辉之中。她听见有辆汽车在开上来。不一会，西罗——伦纳德家的男仆，也就是尼娜的丈夫——引埃德加上平台来了。细长的身材，穿着一身笔挺的蓝哔叽西装，头戴黑色的荷姆堡式呢帽，他的模样又矫健，又神气。即使她不早知道，也猜得出他是个网球好手、好骑师、好射手。脱下帽子，露出浓浓的一头黑色的鬈

① 小吉兰达约(1483—1560)是意大利大画家杜门尼可·吉兰达约(1449—1494)之子，也是很有才华的画家。

发,几乎还没有一丝灰白。他的脸因为长期暴晒在印度的太阳里而发着紫铜色,瘦削的面颊,结实的下颔,尖尖的鼻头,两颗棕色的眼珠深陷在浓眉底下,闪射着机警的光芒。五十四岁吗?他看上去至多不过四十五岁。一个漂亮的男子,又正是在一生最旺盛的时期。他有威严,却不傲慢。他能激发起人们的信任。他这个人真能做到遇难不惑,逢事不乱。他不浪费时间谈空话。

“西费尔今儿早上来电话,一定要我去当孟加拉总督。他们已经决定,在目前形势下,他们不要从英国去找一个需要先熟悉了情况才能有用处的人,而要一个已经熟悉情况的人。”

“你当然接受啦。”

“当然。这个差使正是我最盼望的。”

“我真高兴。”

“不过有好些事情要讨论,所以我预备今夜到米兰,再从那边乘飞机去戛纳。我将离开两三天,真讨厌,可是西费尔偏偏急于要和我碰一碰面。”

“那也是很自然的。”

一丝悦人的微笑展开在他坚定的微薄的嘴唇上,眼睛里闪耀着温柔的光泽。

“你知道,我亲爱的,我将来的这个职位是很重要的。要是工作干得成功,那真是够荣耀的。”

“我相信你一定成功。”

“这个职位有许多工作要做，又有很大的责任。不过这正是我所喜欢的。当然也有相应的待遇。孟加拉总督的生活是够威风的，不瞒你说，这多少正合我的心意。住的是高楼大厦，几乎是一座皇宫。我将少不了常要举行宴会。”

她知道这句话将引到什么题目上去，不过她只装没有觉得，只是瞧着他，嘴角上浮现出同情的嫣然一笑。她感到愉快而兴奋起来。

“一个人担任这样的差使，少不了有一位夫人，”他继续说。“一个独身汉是难以应付的。”

7

她眼光显得异常坦率，随口回答道：

“我相信一定有许多合适的女性乐于来分享你的光荣。”

“我在印度待了差不多有三十年，的确私下也一直有你所说的那种想法。可惜天底下只有一个合适的女性才是我所梦想的呢。”

现在话题来了。她该说是呢，还是不？噢，天哪，要作这个决定真是难呀。他对他调皮地瞥了一眼。

“难道你不知道，自从你还是个披着短头发的孩子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发疯一样地爱着你吗？”

对于这样的话怎么回答呢？只有爽朗地一笑了。

“噢，埃德加，你胡说。”

“你是我生平所看见的最美丽的人儿，而且又是最可爱的。我也自知没有这福分。我比你年长二十五岁，是你父亲的一辈。我直觉地疑心，你小孩儿的时候，准把我看做一个可笑的老顽固哪。”

“从没有过，”玛丽不大老实地高声说。

“不过，你恋爱的对象是你自己一代的人，那也很自然。请你相信我，当你写信告诉我，说你将要结婚的时候，我是但愿你能心如意的。后来我晓得你其实不然，我真伤心。”

“也许马修和我结婚都太年轻了。”

8

“一年年光阴过得真快。我不知你现在还对我们俩年龄的相差看得像从前一样重要吗？”

这个问题多么难以回答，玛丽还是干脆一言不发，让他自己继续说下去。

“我一向注意保养身体，玛丽。我并不觉得年龄在大上去。问题是你不但不受到年龄的影响，反而一年比一年更漂亮了。”

她笑笑。

“你怎么有些紧张起来，埃德加？我从来想不到你会得紧张的，你是个刚强的人啊。”

“你这小妖怪。不过你说得对，我紧张；至于说刚强的人，那你该是最明白的，我在你的手中一直只是一团油灰。”

“你可是要向我求婚不是？”

“正是。你吃惊吗？诧异吗？”

“哪会吃惊？你知道，埃德加，我很爱慕你。我一向认为你是最了不起的人。你要跟我结婚，我真是太荣幸啦。”

“那么你愿意吗？”

她心里有种异样的疑虑。他的确很漂亮。做孟加拉总督夫人是激动人心的，享受富贵荣华，有副官们在旁听候使唤，多风光。

“你说要离开两三天吗？”

“至多三天。西费尔就要回伦敦去的。”

“等你回来了给你答复怎么样？”

9

“好。在这种情形下，我想这也是很合理的。不过，你该明白你自己的心理，我认为如果你已经明确这回答是‘不’的话，你就无需考虑了。”

“那倒是真的，”她笑道。

“既然如此，我们就这样吧。我看我此刻马上得走了，否则火车赶不上了。”

她送他上出租汽车。

“喂，你可曾对亲王夫人说过，你今晚不能去了吗？”

那天晚上本来他们俩要去参加桑·斐提南多亲王夫人的宴会的。

“说过了，我已经电话告诉她，我要离开佛罗伦萨几天。”

“你告诉她为了什么事情吗？”

“你总晓得她有多专横，”他恣情地笑笑。“她责骂我在最后一刻拆她的台，我没法子，只好把真情都直说了。”

“哦，那她将另找一个人来补你的缺的，”玛丽随口说。

“我想，既然我不能来接你，你该叫西罗送你去。”

“我不能。我已经对西罗和尼娜说过，让他们出去的。”

“我看你独个儿开了车子，深更半夜在这些荒凉的公路上走，很不安全。好在你将遵守你答应我的话吧？”

“答应什么？呃，这手枪。我以为这是十足的笑话，多斯加纳的公路和英国的公路同样安全。不过假如这样好使你放心的话，那我今夜准带着就是了。”

埃德加晓得玛丽最喜欢独个儿开着车子在乡间东兜西兜，同时他又有英国人的偏见，以为外国人一般都是危险的，所以他硬要借一把手枪给她，并且要她答应，除非专程开往城里去，否则她就必须随身带着。

“这儿乡间全是些挨饿的工人和没有半个小钱的难民，”他说。“除非我知道你在必要的时候能够自卫，我简直放不下心。”

男仆替他开车门。埃德加从口袋里拿出一张五十里拉的票子赏给他。

“西罗，我要出门几天。今夜不能来接你家太太，她乘车子出去的时候，一定要看她带好手枪。她答应我的。”

“是，是，先生，”仆人说。

玛丽在梳妆。尼娜站在背后全神贯注地观看着，不时主动提供些意见。尼娜在伦纳德家做了多年，会说一些英语，而玛丽在这别墅里住了五个月，也学会了好多意大利语，所以她们很说得来。

“你看我胭脂搽得差不多了吗，尼娜？”玛丽问。

12

“太太皮肤那么好看，我不知你干吗还要搽什么胭脂。”

“宴会上别的女人都搽得火红，要是我不搽一点，不要像死人一般吗？”

她披上漂亮的外套，把拣好的一件件零星首饰佩戴起来，然后在头上安上一顶小小的、有些滑稽，却是很时髦的帽子。原来这种宴会需要这样打扮。他们将去阿诺河畔一家新开的饭店，那儿的菜肴算是很好的，而且可以坐在露天，玩赏温馨的六月之夜，看皓月当空、对岸一片古屋的可爱景色。这位亲王老夫人在那儿赏识了一个歌手，认为他的嗓子非同凡俗，要她的宾客来听听他的歌喉。

玛丽拿起皮包。

“我走了。”

“太太你忘了带手枪。”

手枪搁在梳妆台上。

玛丽笑了。

“你这傻瓜，我有意要忘掉的。带了有什么用？我一生没开过一次手枪，我见到这东西就害怕得要死。我又没有执照，假使被发现了，又不知要招来多少麻烦。”

“太太答应好了先生要带的。”

“先生是个老傻瓜。”

“在恋爱的男人总是傻瓜，”尼娜用警句的口吻说。

玛丽把头转开，此刻她不高兴谈论这个话题。意大利仆人是可取的，又忠诚又勤劳，可是你也不要自骗自地以为他们不晓得你的全部私事；玛丽知道尼娜一定非常高兴极其率直地跟她大谈这个问题。她把皮包打开。

“好吧。把这该死的东西放进去。”

西罗已经把汽车开过来。这是一辆小篷车，是玛丽在租下这别墅时购置的，预备在离去时随便什么价钱把它卖掉。她跨进车子，沿着狭窄的车道小心地驶去；出了大铁门，向一条蜿蜒的乡村小路上开下去，一直开上通向佛罗伦萨的公路。她开灯看看时间还早，便保持着悠闲的速度。

她心底里似乎最好不要去，因为她实在宁愿独个儿在别墅的平台上进餐。六月的黄昏，夜晚还未到来的时分，在那儿吃晚饭，饭后坐着静候夜之轻柔的气氛渐渐围拢来，这种情景给予玛丽永不厌倦的喜悦。它给予她一种美妙的